

近樓書更錄

彭國梁 著

近樓書更錄

彭國梁 著



海天出版集團
深圳出版發行集團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楼, 书更香 / 彭国梁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07-0578-4

I. ①近… II. ①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4123号

近楼, 书更香

JINLOU, SHU GENG XIANG

出品人 尹昌龙
书名题签 毛世屏
责任编辑 李向群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王璇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0755-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3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
定 价 29.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I	沙河先生的字
5	百岁新郎的忘年情爱
17	范笑我和他的《笑我贩书》
21	这个人改变了我的生活
27	雕花板收藏大王——赵雄
35	听杨里昂老师说宁乡
39	株洲有个聂老夫子
44	激情如火的“老青年”
49	忽然成了生前好友
54	新夏，陪来教授夫妇江浙行
60	坐拥书城独悲怀
67	余乃老顽童
73	喜看新书付梓 聊慰坎坷半生
79	吾亦爱吾庐 吾庐“馨桂园”
85	书人老萧
91	两情缱绻，白首相偕
96	豁达情深启功师
103	德艺双馨李医师
110	超级书痴吴教授

目录

117	胸怀大志 悔犹未晚
123	谶震, 晚年三梦
129	华夏剪神秦石蛟
136	“湖湘二史”兄弟情
143	彭老洵书
149	湘城访古 探胜寻幽
157	萧湘: 追溯瓷诗的第一知音
164	浪漫的石痴夫妇
170	前世修来福 嫁给百岁翁
177	举“杯”齐眉七十春
183	且画门神送万家
190	文坛不老翁——朱健
197	情系母校的彭明朗教授
204	一切都在过程之中
209	后 记





沙河先生的字

流沙河先生

“胡子更长了吧？国梁先生 流沙河”

前不久，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本他负责编辑的书：《流沙河短文》。书中夹着一页短信，曰：“字是沙河先生厚礼，书则是我的秀才人情。”好一份“秀才人情”。古人云：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而明德先生这是千里送奇书，礼重情更深。在书的扉页上，便是沙河先生这两行瘦瘦的字。沙河先生的字瘦，像其人。但有骨，更像其人。

这本书拿在手里，分量很重。

沙河先生在其序言中说：“古人做文章讲究气。气贯而文舒，滔滔长水。文舒而势健，直奔东海。我却气泄势弱，文章越做越短，无甚可观。书名《短文》不但篇幅短，见识也短。非以短自负也，实知自家短处多也。丑话说在前面，免得读者失望。”

能坦陈自己“见识短”，能实说自己短处多的人，除了一份做人的朴实，还透着一份做人的自信。这样的人做的这样的文，你是切不可等闲视之的。

流沙河先生“爱书嗜读，胸中有丘壑，笔底生云烟”，其文

“或知识小品，或杂文论说，或赋体联语”均“熔知识与情趣于一炉，见文化含金量和底蕴”。这在文坛已成共识，自不必我来饶舌，在这里，我还是想说说沙河先生的字。

沙河先生说 he 写字，感觉良好：“门一关，袖一绾，笔一挥，你就是一张白纸上的国王了。你拥有绝对的全权，横扫纵批随你，硬搥猛捺随你，扭筋拧肉随你，左倾右斜随你。如果草书，便是鬼画桃符也随你了。”

沙河先生的字现在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了。他的字曾挂在成都杜甫草堂的好雨轩，“试卖三月，生意还好”。也有顾客嫌贵，一个作家在旁听了便说：“这些对联都是流沙河创作的，不仅仅是书法。”顾客一听有理，赶忙掏钱。

确实，沙河先生的字不仅仅是书法，而是和文、和联有机结合的，如该书中的“联语小辑”：其中咏某公“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权便搞一言堂”，自勉“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等，便可见其所言不虚。去年的九月中旬，我有幸与龚明德先生一道陪同沙河先生和他的夫人吴茂华女士，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江南行。其间几次亲见沙河先生挥毫，那真是一种难得的熏陶。

在南京的凤凰台饭店，沙河先生一行来到了开有益斋。沙河先生对其斋主蔡先生说，这次来南京主要就是想看看开有益斋，你们办的《开卷》每期都读了，觉得非常好。在开有益斋的留言簿上，沙河先生欣然命笔，写道：“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那字后来刊在《开卷》二〇〇〇年的第六期上，让人一见便想开卷，便想读书。

之后，我们又到了苏州。苏州之后，我们又闻着书香到了嘉

兴。因为嘉兴有一个秀州书局，因为秀州书局有一个范笑我，因为范笑我编了一个《秀州书局简讯》。沙河先生说：“《秀州书局简讯》就像一面镜子，进书店的人都能在上面照出自己的影子。”嘉兴之后，我们又到海宁观潮。在海宁期间，我们到了徐志摩的故居。在故居的一面墙上，沙河先生的一副对联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天空一片白云高先生你在
海上几声清韵远后学我思

在这副对联下，我请明德帮我和沙河先生照了一张合影。此时此地，这样的一种合影，无论怎么说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从徐志摩的故居出来，我们一行又特地去拜访了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章克标出生于一九〇〇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活跃于上海文坛，著译三十余种，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文坛登龙术》曾在文坛轰动一时。用徐重庆先生的话说：“‘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一百岁还健在的，唯有章先生一人，一百岁还笔耕不断，看书读报写信，连生活起居都自己料理的，当今恐怕也只有章先生一人。”沙河先生曾写过一篇《笑读〈文坛登龙术〉》，开首便说：“顷有百岁老翁广告征婚，报章猛炒之，国人争说之，大出风头者，此人是谁耶？正是《文坛登龙术》一书的著者章克标先生。这位先生百年出了两次风头，值得。”章克标百岁征婚，找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太太，这在文坛更是一段难得的佳话。章克标为流沙河先生写了一幅字：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沙河先生也为章老写了一幅：二十世纪何其短，百一人生这样长。当时我记得沙河先生写这幅字时，一脸的庄严和肃穆。桌子矮矮的，他是蹲着写的。

沙河先生一笔一画地写着，那仿佛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那一声感叹穿透了百年的沧桑啊！

收到明德先生寄来的《流沙河短文》后，我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可每次动笔，一看见书封上流沙河先生的微笑，就不知该写些什么了。便将书翻开，一翻开，就看得不亦乐乎。几回回，于是反复。一拖，就拖到了今天。

在我家客厅的一角，有一小小的饮茶区，墙上有一匾，匾上有“上茶”二字。这“上茶”便是我向沙河先生求的。上茶之外，还有一段款识：“茶而曰上，表尊敬也；醒脑提神，助谈兴也；清香浮动，室生春也；岂惟解渴，更洗心也。”

今天，我在这“上茶”的匾额下久久留连，便想，何不以沙河先生的字为题，写一段我与沙河先生之间的字缘呢？于是，便有了这篇小文。

（二〇一一年十月）

百岁新郎的忘年情爱

二〇〇〇年九月中旬，我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先生陪同流沙河夫妇作了一次难忘的江南行。我们从南京到苏州到嘉兴再到钱塘江观潮。观潮之后，我们一行还特地去海宁的峡石镇拜访了一位传奇的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

去之前，我特地买了一本章克标先生的近著《世纪挥手》。

这本书就是一本奇书。书名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敬书。金庸是章克标先生在嘉兴一中执教时的学生。金庸曾对友人说：“我有一位中学老师教我数学，我读过他的文学著作，佩服他的幽默文风，他的一本《数学故事》，文字很优美。”一九八九年，当金庸得知章克标先生还健在，便特地修书，不忘师恩。一九九二年，金庸又从香港发去贺电。听说老师要出自传了，他又“敬书”书名。章克标生于一九〇〇年，二十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与胡愈之、丰子恺、叶圣陶、夏丏尊等共同轮值主编《一般》月刊，与滕固、方光焘等创办狮吼社，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他是起过相当作用的。之后又与诗人邵洵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并主编《十日谈》旬刊。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



中国文坛，章克标是非常活跃的。章克标是著名的杂文家、小说家、翻译家，又是出版家、教育家、数学家。现在呢，他是浙江海宁市的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怪不得余秋雨先生在《世纪挥手》的扉页上题辞：“我们面对百岁老人，无异于面对一个生命的奇迹。如果这个生命又盛载着文化，那么生命的奇迹也就变成了文化的奇迹。”

章克标的生命是一个奇迹，章克标的“文化”就更是一个奇迹。

就说这本《世纪挥手》吧，据海宁一位经常在章克标先生家中走动的陈文忠先生说，这本书从动笔到交稿，章先生花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共写了一百万字。也就是说，他是以每天四千字的速度，一天也不间断地写。整整八个月啊，一位百岁老人啊，单凭了这一点，章克标先生在我的想象中，就开始有点近乎“神话”了。

书上有章克标先生七八张照片。有和金庸在一起的，也有和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在一起的，还有他一个人在厨房做饭



金庸先生拜见中学时代的老师章克标
(1992年，炳华摄)

的，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百岁老人。在前往峡石镇的途中，我一直在设想着这位慈眉善眼的老人，见了我们这些陌生的来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到了那里之后，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想着想着，我们就到了。

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看起来显得很年轻的女士。

很年轻的女士其实也不算年轻了，因为她也五十七岁了，是章克标先生新婚不久的妻子，名叫林青。

海宁峡石镇上一栋普普通通的宿舍。一楼，两间房子，有些阴暗，有些潮湿。林青女士要我们上二楼。二楼也有两间房子，是新租的。楼上的屋子自然显得明亮了许多。

我们坐定后，林青女士就扶着章先生来了。

章先生矮矮胖胖的，乍一看，有点像个老太太，因为他的头发有点长，还扎了个辫子。一见面，章先生就问我们：到海宁来看潮的吧。潮水应该过了。

龚明德兄帮他出过书，流沙河先生写过有关他的文章，正好发表在我供职的《创作》杂志上，因此，我们和章先生都是神交。几句话一聊，距离就近了。

章先生有一点耳背，和他说话，要大声。加上他说的海宁的方言味较浓，有时，他夫人就不得不充当翻译。

看得出，对我们一行的到来，章先生特别高兴。

林青女士说，请章老为你们写几个字吧，他今天特别高兴。

流沙河先生说：我先为章先生写吧。

流沙河先生为章先生题的词为：“二十世纪何其短，百一人生这样长。”章先生接过笔，开始为流沙河先生题辞了。只见他往桌前一坐，眼不花，手不抖，下笔如有神助：“一江春水向东流”，直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接着，又在我新买的《世纪挥手》上题辞曰：

“国之栋梁，颇有于髯之风，而梁架于文化与科学之上，实国家

重器也。”虽然是几句应付似的好话，但反应之敏捷，你是不得不惊叹的。



作者（右）与章克标先生

我们怕时间长了，影响章先生的休息，便连忙告辞。章先生一定要送我们下楼。章先生下楼连拐杖都不要。在一楼门前的花坛旁，我们合影，章先生还特地换了一身花格子西装，这当然是他的妻子林青女士的杰作了。

流沙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位先生百年出了两次风头，值得。

哪两次风头呢？一次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他写了一本长篇的杂文名著《文坛登龙术》。该书一问世，立即就轰动文坛，当年就重版了两次，成为名著。之后，鲁迅先生还写过一篇《登龙术拾遗》。由于种种说不清的原因，鲁迅先生曾对章克标先生产生过误解，加之后来的读者不明真相，也对鲁迅的《登龙术拾遗》进行了误读，致使几十年来，章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恩恩怨怨澄而不清，直到今天，经过龚明德先生等现代文学考据家的反复考据，其真相方才大白。

《文坛登龙术》是一本什么样的奇书，为何在当时的文坛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花太大的篇幅说明。反正这本书现在看起来，依然可以成为那些想靠文外功夫而登龙者的指导思

想或曰理论基础。

第二次风头呢，则是百岁征婚。

章先生的第二任妻子于一九九七年去世，之后，章先生过了两年的“自由的单身汉”生活，深感寂寞和孤独。一九九九年一月，章先生在上海《申江服务导报》的《人间鹊桥》栏里登了一则征婚启事，其启事的原文如下：

章克标百岁征伴求侣广告

本人，一九〇〇年七月生，年正百岁不老。前年老伴仙逝以来，初时颇感到解放自由之乐；几年之后，又渐觉孤独单调难耐，深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大道理有道理。为此，广告征求伴侣，以解孤寂。征求对象：女性，别无条件，但希望她亦知女人的一半是男人的小道理。所谓伴者，照测字先生讲，就是半个人，也是说明这个道理的；还有侣者，是两口人，表示两人可以开口说话，自然不患孤独寂寞了。征伴求侣四个字已经说明了问题。其他可以不管了。作此广告以广而告之。此布。

章克标百岁启

一九九九年一月

这广告一刊出，上海及全国的不少媒体就开始热闹起来了。流沙河先生说“媒体爆炒之，国人争说之”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统计，先后有七十余人与章先生进行过联系，年龄最小的二十五岁，最大的八十多岁。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女士还到章先生的家当了几个月的“秘书”，但终因性格不合而好合好散。

在这众多的女士中，有一位当时身在广西的刘女士，在《羊

城晚报》上见到了章先生“征婚”的消息，便写了一封信去投石问路。刘女士不知道章先生的地址，于是，她便在信封上写下了六个大字“海宁章克标收”。有意思的是，就凭了这六个字，这封信居然安安全全地到达了章先生的手中。

这大概就是缘分吧，这大概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吧。他们一来二去地通起信来了。刘女士说她一共给章先生写了五封信。其中一封信，刘女士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说她是一个退休的干部，五十七岁了，退休前在一家兵工厂工作，离婚近二十年了。一九九五年她退休后，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时而在儿女家，时而在朋友家。章先生在其中的一封回信中，也介绍了自己的家境：没有冰箱，没有彩电，连洗衣机也没有，这样的生活一般人是不会愿意过的。

章先生的回信并没有吓倒刘女士，看来刘女士也就不是“一般人”了。后来，刘女士改名为“林青”，则是章先生的杰作了，其意是指刘女士的脑瓜子“交关（非常的意思）灵清——灵光，拎得清”。

就凭了那五封信，刘女士应邀前往峡石镇实地考察，可一考察就不走了。不走了，这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也就正式拉开序幕了。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一百岁的章克标先生和五十七岁的林青女士在海宁登记结婚，他们向所有祝贺的人发放喜糖，他们把结婚证拿在手上照相，一脸的幸福。他们还在报纸上刊登《结伴成侣通告》：

“敬启者，我们两人经‘人间鹊桥’章君征伴成侣广告，林君热诚应征，先借书信来往，沟通思想，复经相晤相谈，互陈曲衷，共抒理想，逐步开发，在交往中，各人言论自由，既有共同语言，亦有不同见解，且亦因此而促催交谊之进展。人各有志，思想岂能统一，社会有秩序，发展有规律，尊重各人的思想自由，符合社会生活发展进步的趋向，自然两情融洽，谊日见深厚也。兹有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双方同意结成伴侣，共同生活，互相照顾，而且各尽所能，以求有所贡献于社会，一向多承各方广大亲朋好友的一贯支持帮助，使得我们能够达到所期望的境地，深感浓情厚谊，特写此通告，以表谢意。

林青章克标同启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这样的结婚通告，也算得一绝吧。

字里行间，那一种高山流水，那一种一拍即合，那一种言外之意，那一种弦外之音，实在是让人感叹不已的。

章先生的第一次婚姻是极其传统的。结婚时，他也向朋友发过一张帖子：“克标敬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戊辰腊月初六日在浙江海宁硖石庆云桥本宅与陈氏女结婚谨此奉闻章克标。”

真是天壤之别，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章先生和林女士婚后不久，有朋友在上海为他们设宴祝贺。其中一位香港的什么大师说，章先生和林女士结婚时的年龄差是最佳年龄差。他说男女结婚时，女方年龄最好是男方年龄除以二再加七岁。比如章先生一百岁除以二便是五十岁，再加上七，便是五十七岁，而林女士正好是五十七岁。因此，章林二位婚后的生

活会十分幸福的。这位大师的说法有没什么科学根据呢，不得而知。但作为祝愿的一种说法，至少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温情脉脉的黄昏，两位忘年的伴侣手牵手地走在林荫道上，夕阳更红了。

在红红的夕阳中，林女士说出了她心中的一点遗憾。什么遗憾呢？她羡慕那些披着婚纱的新娘。她也想披婚纱。她把这遗憾说给章先生听，章先生说，那就去补照吧。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两位忘年的情侣从海宁到嘉兴，下榻在嘉兴电视台的休闲中心。次日，在嘉兴的“文苑”补拍婚纱照十二张。我见过其中的一张，那浪漫的情怀与幸福的风采，是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你想忘也忘不了的。

两人在小镇上的日子是平淡而又甜蜜的。

林青想念她的儿女们了。她有一个儿子在湖北的保康山区。于是，她便和章先生商量，是否可以到乡下去过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呢？章先生说：“我一百零一岁了，两支蜡烛，中间一只香炉，你请我到乡下去，差不多是请一尊菩萨。”章先生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老顽童，他就是喜欢变。老有所变，方才年轻。“现在时代，世界什么都变了，一切都要向前向上发展，不能墨守成规，照老办法，还是走动走动的好。”

当别人问起，为何要到乡下去，他说：“主要是为了林青的子女在那边创业，做点事情，林青要去照顾他们。我也就跟了去，以便让她可以同时仍为我服务。……此去山居空气清新，可以更加得自然的灵气，定更加健康。我主张贪生怕死，此次远行也是符合这条道理，在山间可能比在海宁更加适合健康，多活几年。”